



# 英法及西班牙民族心理的比觀

Salvador de Madariaga 著

文 宙譯

你如告訴一個人，三角形的三角，其值爲兩直角。那對方如回說：「請你證明，」證明了，他如再說：「很對，現在我知道如何的一切三角形在一切情況下的形勢了。」這樣回答的，必定是一個法蘭西人。要是對方的人回說：「這也許多少是這樣的，不過我如看到一個三角形時，我要由我自己來觀察一下。」這樣回答的，必定是一個英吉利人。要是對方的人回說：「三角形的值，要看我怎樣喜歡定牠而定。」這樣回答的，必定是一個西班牙人。

我眼看着英吉利人，法蘭西人，西班牙人有二十年了。我看定他們的人，不看他們的事實，因爲事實，只是別人心中所存的觀念的屍體。

這三個國家，——我說的是三個民族，——世界上再尋不出較這樣更清楚的三個模式了。他們天性差別的明顯性，乃是我於觀察他們的活動時所得的第一個印象。使他們在我的眼中看來，他們卻是三個很清楚地獨立的人類天性的類例，這究竟是什麼東西？

我的本能告訴我，英吉利人，法蘭西人，西班牙人，好像心理的三角形上之三點。淺薄的觀察者，會同我談到拉丁人民與盎格羅薩克森人民。觀察較敏銳的，會這樣問我：「你相信西班牙人與英吉利人間，較之西班牙人與法蘭西人，或英吉利人與法蘭西人間，有更多的親和性。」對於這個問句，我的本能回答：「正是這樣多，——也正是這樣少。」

什麼是這三個民族對人生的直接的態度？什麼是決定他們行爲的直接標準？這問題，可引出三個答案，用三個名詞包括起來，就是 *Fair play*，*Droit honor*。這三個字，分別描述三個心理的實體。

*Fair play* 是一種本能，牠在行爲中顯出。牠決定了行爲，也爲行爲所決定。球場中的 *Fair play*，決不是巴力門選舉行爲中的 *Fair play*，牠是同行爲在時間上一致的；牠就是行爲。

*Droit* 英文限勉強地譯爲 *Law*，牠是一個抽象，一個程序，一個觀念。牠是公民世界中一個公民的諸能的總圖，是種種定義，種種限制的

錯縱。Droit 是一個觀念，牠是屬於思想之質料的。

Honor 這行為，是性質不定的，所以這個字，也不容易傳譯。因為西

班牙文 Honor 一字，所含的意義，既不是英語的 Honor，也不是法語的 honneur。西班牙語的 Honor 是一個主觀的標準。此義可從

Count of León 的舊傳的西班牙短歌中見之。宮官貴婦們，在玉宮的行廊中談笑着，前面空庭，畜着摩洛哥王獻來的獅子。Daña Ana 忽然將她的手套拋落於獅圈之內，要試試在坐的男子們的勇氣。Count

of León 從獅圈內拾來了手套，當他將手套遞給於所有者以前，他就用手套一記打在這位浮蠢的女子的臉上。一面轉身對在坐的武士們

說：「如有人不贊成我頃間所做的事，就請他出來，到 The field of honor 去解決我們的 honor。」這樣，便是 honor 的標準。這標準，綜

合而主觀，個人可做他要做的事。——他甚至可破毀了武士道德的最高律，而探手打一個女子。不過在他自己的主觀的標準中，他必須尊嚴。

他爲了獲得尊貴起見，他必須準備去給與他的生命。所以 honor 是個人的，是綜合的，牠是屬於熱情 (Passion) 的東西。

我所認 Action 的涵義，是意志的練習。而 Thought 的涵義，則是

理智的練習。我所認定的 Passion 的涵義，乃是一種情況，在此情況中，人們一任生命的流以牠的整全性和即發性，流經了他的全身，略不加

以干涉。

讓我們冒一個危險，來定一個假設。英吉利人澈底是一個 Action

的人，法蘭西人是一個 Thought 的人，西班牙人是一個 Passion 的人。自然對這個假設，我並不是說每一個類型，全乏別個類型所特具的心性。我只是說，每一類型中，代表此一類型的心性，統領了其他的心性。所以克倫威爾並不缺乏理智和熱情，但他顯然是一個動作的人。福祿特爾原是一個活動的人，而且也知道熱情是什麼，但他總是一個思想的人。聖透萊沙 (Saint Theresa) 是活動而理智的奇女子，但她的全生活，都是沈浸在熱情的領域裏的。

把人類的兩個主要傾向，屈抑在第三個傾向之下，這情形，只在上述三個類型中的一個中見之——即英吉利人。這第三個傾向，在英國人的心理學中，名爲實利主義 (Utilitarianism)。這字的意義是說英吉利人要從能力的投植中，收動作的效果。思想爲思想而思想，熱情爲經驗而發動，這些都是放縱無聊，爲英吉利人所不取。思想和熱情，必須在行爲的形式中獲效果。所以英國人的實利主義，乃是直接的結果，是動作的人這個類型的確切的定義。

照上述的辯論，則可暗示一條思想的路線，循此路線，則 Utilitarianism 一詞，可普遍化之，以涵蓋其他的兩類型。正如動作之人的英吉利人，把思想和熱情屈抑在動作之下，所以思想之人的法蘭西人，也一定會把行動和熱情，屈抑在思想之下。熱情之人的西班牙人，也一定會把行動和思想，屈抑在熱情之下。所以法蘭西人的 Utilitarianism 是要從動作和熱情上獲得思想中的效果。西班牙人的 Utilitarianism

要從動作和思想上，獲得熱情中的效果。

每一類型，在生命中所尋求的，是他的主要傾向的滿足。在此傾向以外，每一型都成了 Utilitarian。在自己的傾向之內，則每一型都是不存有所為而為之心的。因為一個人，在過着自己的生活時，他是無所為而為的。所以在英吉利人，無所為而為的是動作——就是遊戲 Sports。在法蘭西人無所為所為的是思想——就是文化 (Culture)。在西班牙人無所為而為的是熱情——就是觀想 (Contemplation)。動作的人，也許在思想，熱情的人，也許在動作。所以我們必須列出九個情形來。為便於比較起見，列表如下。

1a 在動作之人中的動作	1b 在思想之人中的動作	1c 在熱情之人中的動作
2a 在動作之人中的思想	2b 在思想之人中的思想	2c 在熱情之人中的思想
3a 在動作之人中的熱情	3b 在思想之人中的熱情	3c 在熱情之人中的熱情

上表表示，幾個對稱和比附。從表的左頂角至表的右底角的通過的

一條線，是表的對稱軸。在此線上的三個情形——即 1a 2b 3c——都是

比附的。在這三個情形中的每一個，其類型就在他自己原素內。這三個情形，是滿足的情形，沒有內生活的糾擾，都是成功的。他們使吾人知道，在他們中的每一個情形中，其類型為此類的最好的。其次是兩個情形合成一對共三對，每對在幾何形上和心理上，皆對稱地置着——1b與

2a 1c 與 3a 2c 與 3b。

這三類人中，任何兩者間的平行，總是不成。因於對方的不充分的了解，所以在英人的動作，和法蘭西人的動作間，不能為比較。因為在英人中，動作是在他自己的原素的，而法人則在這個原素以外了。同似，法人的思想，與英人的思想間的平行，也是於英吉利人不相宜。因為在思想中，法蘭西人覺得其所哉，而英吉利人，則覺不安心了。

在個人中的自制力，以及在社會中的合作精神，乃是英吉利人的行動傾向中的兩個心理的情態。用了自制力，他使他的意志，適於攝領個人中的諸勢力。合作精神，是一種集合的德性，牠為了羣的利益，在個人中作用。牠解釋了立即組織的天才。這立即組織，乃是不列顛國家最大的產業；每一個英吉利人，隨着他有一種社團的精神和一種種族的典感。會有一個粗疎失禮的滑稽者說：「一個英吉利人，是一個獸子，兩個英吉利人是一對搭擋 Match，三個英吉利人是一個不列顛帝國。」此中第一個比喻，似乎粗鄙點，但也有點道理。第二個比喻，正好恰當。因為一對搭擋，正是英國的 fair play 的例，是英吉利生活適宜的象徵。第三個比喻，卻太客氣了，因為要成一個不列顛帝國不必需要三個英吉利人。

對付事物時，英吉利人傾向於做事物，法蘭西人則尋求去了解事物。法蘭西人先存的主要心理是真理；他要先看着，他待自己，像一架眼鏡，只想到看個真切。所謂看個真切，就是把事物放在最好的距離，以便於



察看。所以法蘭西人本能地把自己放在生命某距離以外，以便更看個真切。他不讓成見來干涉他的腦子的自由的工作。思想的價值，在法國獲得了全國的範圍。法蘭西人的腦子的天然住所，在普遍和抽象之中。他的目的，在成就一個適合於理知的世界系統。

西班牙人，既不受感於動作，也不置心於思想。他只是等待着，觀想着。他被動地，使生命之流，經流他的整個生命。他依着生活，獲得經驗。他的品德有二，即自性發動 (Spontaneity) 與整全之感 (The sense of wholeness)。「生命之感」(sense of life) 是西班牙人生存中的主要因素。牠（生命之感）就是整全的生命和個體間的聯合。個體是西班牙人最終的目的。牠（個體）在西班牙人中所佔的，就是英吉利人中社團 (Community) 所佔的地位，也就是法蘭西人中思想所佔的地位。

所以英吉利人之於動作，法蘭西人之於思想，西班牙人之於熱情，在各個的範圍內，都有了他自己的原素，各感到快樂和適合。各個對於別方面，都是在平衡之外，都要發生內部的衝突。那內潛的對稱，把六個情形捉對的配起來，配成三對；依此三對，乃有比較的標準，於是乃有以英吉利人在思想中，與法蘭西人在行動中相較，以法蘭西人在熱情中，與西班牙人在思想中相較，以西班牙人在行動中，與英吉利人在熱情中相較，而生顯著的平行。

英吉利人在思想中，是不適意的。他的適意的處所，是在動作；而在思

想上，他成了思想家病者。他是被認為不理知，不過他有上好的腦。我們雖說，不列顛帝國，是由於一連串心不在焉的妄想而成就的，但總有一個心存在着。事實上，英吉利人不過有腦而不用。他爲了動作，而把牠擱起了。他們不預先定計畫，生恐思想有妨了動作的自由。他們不預先下判斷；他們不拘囚未來的動作，於現下的思想之中。英吉利人的思想，必須被應用於動作。牠達到最明點時不在動作之先，也不在動作之後，乃在現下這一點，即現下思想與動作相觸這一點。

他的思想，不在他的頭腦中作成的。Brainy 一字由英吉利人看來，不是一個稱讚的字。Clever 一字，竟有點近於侵犯。英吉利人說：“He is so clever”時，他要搖搖他的頭。英吉利人如必須思想時，他用他的整個身體來想；他從他的膝，肘，胸，腹，等處流射出思想的雲陣來。可奇的是，除非他的頭腦反來擾亂了他，他的思想，一般是對的。所謂對的意思，就是全健的。因爲他判斷思想不應用語言的原則，（即只問正誤兩個字），卻以實力爲根據。（即問對不對兩個可能。）所以英吉利人不授一切思想以平等表出之權。有幾個思想帶，英吉利人是不衝入的。如有耗蝕性質減少動作的源泉的思想是。英吉利人，對於這一類的心

的探險，使以內抑，矜持，成見，以及其他的方法來對付。

法蘭西人在動作上，不能如英吉利人的安適，正與英吉利人在思想上，同樣的情形。他只認動作爲呈問題於其心前的好機會。所以法蘭西的將行的動作，先會在他心中引起繁複的準備之感。我們看到英吉利

人的思想，在某一前後為最弱，即動作與思想相融這一點的前後。而對稱地，法蘭西人的動作，在某一點的前後最好，即尚未由思想中鑽出來的思想，和已經過了思想的動程（所謂批評的）的陶化時。正如英吉利人判定思想，不據於語言的原則，而據於生活的基礎，所以法蘭西人的判定動作，不據於生活的基礎，卻據於語言的原則。所待辯的問題，不是要做的什麼，乃是如何與應用什麼原則來做。

法蘭西人要預先默想，預先看定，預先規定他的動作，他要把未來的動作，捉住在他目前的思想的網裏。英吉利人不預先看，因為他信託動作，卻不信託思想。法蘭西人必預先看，因為他信託思想，而不信託動作。同樣，英吉利人以內抑，以矜持，以成見，阻止了思想的生長，以免為害於動作。而法蘭西人，則以抽象，以定義，以限制，把為害於思想的不理性的分子，從生命中推出去；正如英吉利人昏昏然過着——成功於動作，同時持守了一個昏亂的腦子。——法蘭西人，則傾向於以清楚的頭腦，看任何事物，而在動作的激痛中，則失卻了主張。

法蘭西人，在熱情中，當然是不屬於他的原素的。我們知道，他是一個理知者。他把自己，放在一個離開自然的距離上，以便可以看自然看個清楚。因為他離開着，所以他是冷靜的。因為他理知，所以他是合理性的。他統馭了他的熱情，不是因為要去動作，乃是因為在他的心中，那心理諸能的層級成立了，以理性高據在上頭。他於是在他的熱情之外，留住着，眼看着熱情的遊戲，好像一個人，看他的愛犬遊戲。一面自己深知，他

能把這些熱情，置於秩序之上，只要他歡喜這樣做的話。法蘭西人分析他的熱情，把熱情中的動物性因素，和理知因素分開。不過在這個分析的過程中，那些非理性原素之不可量性，卻失掉了。而這些非理性分子之不可量性，也許正是生命的要素。

西班牙人在思想上，所顯示出的情形，正與法蘭西人在熱情上的情形相對稱。因為熱情者心理中的整全性與自發性，阻止了分裂生命流的傾向。所以在西班牙人中思想是整批的，是整全的，是直覺的。——這情形，正與法蘭西的熱情之分析性相對比。西班牙人沈下在他的思想之下，而法蘭西人，則在他的熱情以外。法蘭西人熱情的冷靜，相應於西班牙人思想的溫熱；這一股熱，是從西班牙人全身深處跳出來的。那特殊分別法蘭西人的熱情之理知的意識，是與西班牙人直覺之下意識性相對稱，這性質，正是西班牙思想的真式。

英吉利人在熱情中，為他的自制力，和團體感所抑阻。團體感，乃是英人立即組織的天才的整系。所以一切英吉利人的集合的品德，一出生族的界域，便被折屈，正如光線從空氣透到水中去的時候，被折屈的情形一樣。自制和團體意識，深入了英吉利人的生命流，把生命宣導到社會的服務上去，把生命分為許多光流。所以英吉利人的生命流，既不是自發的，也不是同價的。團體的壓力，強以團體的色澤，印於個人的熱情之上。牠把一切拒斥團體動作的個人的熱情，趕到地底裏去了。所以在自制的武裝之下，英吉利人之強烈的熱情，過的是隔絕的生活。

正如英吉利人恐怕減低了他在團體中單位的價值，因而離開了熱情。西班牙人乃恐怕經由動作，團體來奴隸個人，因此離開了動作。他的顯然的懶散，他的被動性，他的漠然之態，他的觀想，都是些選擇本能的形式。這些選擇本能的形式，規避了一切有危於個人自由的動作。所以牠是正與英吉利人自利對稱的本能。所以下述的兩情形，是相應的。即向內的壓力，以團體奴隸了英吉利人的個人，驅困累於他的生命流之中。和向外的壓力，這壓力，西班牙的個人，施之於團體之上，奪劫了團體的秩序與效率。西班牙人的動作，是澈底地個人主義的，正如英吉利人的熱情，是澈底地集合主義的。（這可以拿漢姆雷德和蕩闊阿兩個小說上的主人翁來做代表。漢姆雷德總是一個屬於動作的人，他對於任何事的敏速的決斷，但忽却了待解決的主要問題，正是明證。不過他感到團體的強烈的壓力，使他不得不為父復仇。蕩闊阿是一個熱情的人，他是一個戀愛者，是一個好讀書者，他把自己個人的見解加之於外在的世界，他發狂地感到過度的個人向外壓迫力。）在西班牙勢力之下，人類能力的儲藏，隨着時間而積聚，等到這能力被鬆釋時，一件大事件業成就了。同樣在自制的冷漠之下，英吉利人熱情的熱量起來時，是看不出的，而隨時爆發為例外的火燄。幾個出名的偏於動作的西班牙人，

——Hernán Cortes, Balboa, Pizarro——在英國的大詩人中，可找到他們的對稱型。——Shake Speare, Shelley, Byron——他們高高在站地英人的冷靜心態之上，正如那幾個西班牙人，高高地站在

西班牙的淡漠之上。與英人立即組織的天才並行的，乃有西班牙人熱情的自發性。前者保證了英人之團體的充滿生活，後者保證了西班牙人之個人的充滿生活。

因為忠於動作，所以英吉利人是經驗的。因為忠於思想，所以法蘭西人是理論的。因為忠於熱情，所以西班牙人是個人的。第一個以道德的社會標準來制裁自己，第二個以理知的原則來制裁自己，第三個以個人的經驗來制裁自己。英吉利人的品德，在智慧。法蘭西人的品德，在理性。西班牙人的品德，在靜肅。橫在標準與行為間的陷溝，却用虛矯的橋來通過。所以虛矯是英吉利人的惡德。不過這虛矯一字，可擴大之以伸及於其他的非道德的標準。英吉利人的標準，是屬於道德的，所以英吉利人的虛矯，也是屬於道德的。法蘭西人的標準，是屬於理知的，所以法蘭西人的虛矯，也是屬於理知的。西班牙人的標準，是屬於熱情的，所以西班牙人的虛矯，也是屬於熱情的。英吉利人假冒於不動作時，法蘭西人假冒於不了解時，西班牙人假冒於不經驗時。不過因為虛矯是與羣的力為比例的，所以三種的虛矯，在性質上及強度上各各相異。

論社會的構成，則在英格蘭為貴族的，在法蘭西為資產階級的，在西班牙為民衆的。

在動作的民族中，社會是組織在自然的政教層階制度之上的。貴族制度，並非是自己指定的特殊階級，乃是習俗演進的結果。一切的英吉利人都欣然於他們貴族制度。狄房夏亞的侯爵嫁女，所有英吉利的家



庭，都嘗到結婚餅的滋味。列去蒙的侯爵出獵，所有英吉利人吹起角來。法蘭西的社會構成，基本於理知的秩序之理論的概念。牠是從外面被蒙加上，不是從內面生長出來。牠是建築成的，不是自然成的。法蘭西不是一個 Nation，乃是一個 State。法蘭西的政教層階制，基於理知的標準。凡給與人們以威權權勢的，不是姓族統系的關係，却是人們的智慧。所以在英格蘭凡施之於王公侯爵的敬禮，在法蘭西便都到學院中人去了。

在西班牙一般地有一種對一切社會體構之本能的反叛。如西班牙有社會的體構存在，那是根據於國內民衆分子的充沛勢力的。在英吉利的標準是貴族，所以英吉利的幫傭婦人，要模仿侯爵夫人的穿戴。在法蘭西的標準是資產階級，所以法蘭西的幫傭婦人，要模仿資產階級的穿戴。在西班牙的標準是民衆，所以一個西班牙的貴婦人，要是她想裝束漂亮合時的話，她便模倣做捲烟的女工的穿戴。

英格蘭是一個政治的民主主義，但不是一個社會的民主主義。法蘭西既是政治的也是社會的民主主義。西班牙不是一個政治的民主主義，但在實際生活上，她是三者之中最民主化的一個。英吉利人的政治生活，根據於自由，但忽略於平等，而無博愛的觀念。法蘭西人的政治生活，根據於平等，但趨向於過度地規束了自由，從理論的觀念去了解博愛，不把牠感爲熱意的事實。西班牙熱狂地趨向於個人的自由，她狂熱得不能引致相適的環境，來保證牠。她對於平等的感性，非常之深厚，深

厚得幾乎等於博愛。

在英格蘭政治爲倫理經濟與 Fair Play 所規定。在法蘭西爲理知的規令和理論所規定。在西班牙爲個人的野心之自由活動所規定。在英格蘭個人的所得稅增加時，或個人有私人的瑣事時，往往會毀却了其人的政治生涯。在法蘭西，個人的軼事，也許會增進一個政治台上人的聲名，不過要是他所持的政治信條不同，便會剝去了他的官職。在西班牙只要他是一個名望重要的人，他便有權在政治舞台上出現，不管他是一個好的或壞的政治家，正如在一篇小說中英雄與奸佞，同等地受讀者的興趣。

在英格蘭議會中的辯論，好像一場球戲，兩邊有好意，有協助，不論那一方面獲勝，總有歡愉的表示，贊賞玩者的技術。對於那位評判員，有一般的尊敬。英國巴立門的制度，爲了實事而存在，並不是爲了意見或觀念而存在。在法蘭西則觀念自身是緊要的，實事要等到原則的論戰確定後，才有存在。這原則的論戰，是一場劇烈的真實的戰。這爭辯，簡直要制對方的政治的死亡。不過法國人辯論的熱情，不是能力的始源，而是理知爭扎的副產物。在西班牙則議會的爭辯，簡直是一場鬥爭公開會。英吉利文字是一個經驗的紛亂。在英吉利文字中，動詞，名詞，形容詞，都屬於同一形狀，這是說英吉利人在實際應用以前不預先判定他們的功能和意義。又各個的字，就本身講，沒有多大的人格。給與他們以真的價值的，是仿語，和重音，正如社會給與英吉利人以他的價值一樣。英

吉利文字由上流階級領導着，於是乃有牠的紛亂的拼法和癖習。詩文的文字是矯造的，而民衆的文字，則無價值。英吉利文只有一個母音，像雲霧般一團的母音，牠是至不確定而變動的，隨着環境而與之調和，正如沈默而矜持的英吉利人自己一樣。這一團的母音，直可在幾個音綴之間，躲在子音的幕後，隱而不顯，以成其避匿之功。——例如 *Particulary* 一字讀爲 *Partic'ly*。

法蘭西文字，是拉丁文的顯明的印子。每一個拉丁字，一經轉變爲法蘭西文時，便傾陷下來了。大部分的字，不管牠們在拉丁原文中的母音如何，都蒙了法蘭西的特殊形相，而擺上一個 *e* 字。這 *e* 字是一個中間的母音，是沒有色質的母音，是暗示中和性的母音。所以凡屬 *honor* 族的拉丁字，都以 *eur* 作結尾。如 *conleur*, *douleur* 等都是暗示中和性的。法蘭西的文字，是很嚴正的，牠不容許逆轉換位。牠嚴格地遵循着牠的律令。在法蘭西文學的文字，也與民衆的文字相差異，不過却要比英格蘭爲差了。法蘭西文字的主要式，乃是中等階級的文字，也就是大多數法蘭西人所寫的文字。

西班牙文字是直捷的，是有力的，是民衆領導的。牠保持着拉丁文的

原色質，不過把拉丁文的 *u* 尾去掉，和全母音的數目增加，——特別是 *o* 和 *a*，——乃使拉丁文更加光輝了。西班牙文反抗律令，牠綜合地構成了句子，却不循邏輯的次序，甚至輕視文法。西班牙詩中的美麗之花，是生植在純粹民衆的土上的。

藝術始於熱情，而理知精化之社會與沿習消受之。西班牙的藝術，確於牠的第一個衝動，——與感。法蘭西的藝術，確在中間的一段，——形成。英吉利的藝術，強於最後的一段，——消受與產生。藝術，在西班牙是下意識的，在法蘭西則成爲意識的，在英格蘭成爲自我意識的。在西班牙是純粹美學的，在法蘭西便加上了理知的成見，在英格蘭加上了倫理的成見。在西班牙，藝術是自由的，是個性的，在法蘭西便依學派分類，在英格蘭便成爲貴族的，和沿習的分別了。

講到宗教，在西班牙是屬於個人的熱情，西班牙人容易把所崇拜的神的對象，吸受入於自己的全人格。在法蘭西的宗教只是一學派的思想，往往引致懷疑。在英格蘭幾乎是一種專致於社會服務之倫理力。宗教，在西班牙是個人的，具體的，在法蘭西便成爲抽象的，普遍的，在英格蘭便成爲國家的，與種族的了。

